

John Leonard

为生命而读

Reading for My Life



一位美国书评人半个世纪的阅读之旅
一册文青们的阅读宝典

〔美〕约翰·伦纳德 著
杨莉馨 桂滢 张鹏 译 杨莉馨 审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Leonard

为生命而读

Reading for My Life

〔美〕约翰·伦纳德 著

杨莉馨 桂滢 张鹏 译 杨莉馨 审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生命而读/(美)伦纳德(Leonard, J.)著;杨莉馨,桂滢,张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5

书名原文: Reading for My Life

ISBN 978-7-5327-7115-8

I. ①为… II. ①伦… ②杨… ③桂… ④张…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近现代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320 号

Reading for My Life

Writings, 1958-2008 by John Leonard, Introduction by E. L. Doctorow

Copyright: © 2012 by Sue Leonard, Introduction by E. L. Doctorow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3-59 号

为生命而读

[美] 约翰·伦纳德/著 杨莉馨 桂滢 张鹏/译 杨莉馨/审校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294,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115-8/I·4305

定价: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目次

为生命而读	001
1958 剑桥场景	013
1958 格林尼治村的失败	017
1959 帕斯捷尔纳克的主人公：对抗极权统治的人	024
1962 为“垮掉的一代”而作的墓志铭	029
1969 理查德·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033
1969 多丽丝·莱辛的《四门城》	044
1969 纳博科夫的《阿达》	048
1970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052
1970 阿瑟·凯斯特勒的《空中飞箭》与《隐性写作》	055
1970 超级女生遇见社会学家	060
1976 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勇士》	064
1978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066
1980 盖伊·塔利斯的《你邻居的妻子》	071
1981 罗伯特·斯通《黎明的旗帜》	081
1987 汤姆·沃尔夫的《虚荣的篝火》和吉姆·斯利珀的《寻找纽约》	086
1988 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101
1988 艾滋无所不在	111

1988	《女士》顺应时代潮流	116
1988	南·罗伯逊的《康复》	120
1989	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	126
1990	托马斯·品钦的《葡萄园》	133
1990	君特·格拉斯：坏男孩与童话	146
1990	佩吉·努南的《我在革命中的见闻》	168
1990	《义无反顾》：芭芭拉·费拉罗和 帕特里夏·赫西的故事，还有简· 奥拉里	171
1991	菲利普·罗斯的《遗产》	174
1991	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76
1991	诺曼·梅勒的《哈罗特的幽灵》	190
1992	艾德·沙利文死于我们的罪恶	209
1993	亲爱的比尔（写于总统先生就职 典礼之际）	239
1994	邂逅大卫·格罗斯曼	243
1995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行走于文字间	257
1996	沙漠里的阿摩司·奥兹	261
1997	家庭价值观：像阿特柔斯家族	278
1997	当斯特兹倾听时，其余人畅谈	319
1998	令人惊奇的格蕾斯	322
1998	莫里森的失乐园	326
1999	拉尔夫·艾里森，某种意义上说 （还有海明威和塞林格）	338
2000	为什么社会主义不会在此产生	353
2001	莫琳·霍华德的《大如生活》	363
2001	比尔·埃尔斯《无常的日子》	372
2001	在风中擤鼻涕	384
2002	恐怖之网	399

2003	理查德·鲍尔斯的《我们歌唱的时代》	405
2004	雅各布·提默曼，复兴运动的捣乱者	409
2005	乔纳森·勒瑟姆的《人与卡通》， 《失望艺术家》和《孤独城堡》	415
2006	公民多克特罗	432
2007	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 (评瓦茨拉夫·哈维尔)	439
2007	最后一个纯洁的白人	449
2007	迈克尔·查邦的《犹太警察联盟》	455
2005	琼·蒂蒂安《奇想之年》	471

为生命而读

1947年，一个美国小伙和一个已届中年的日本人爬上东京的一座塔，远眺炮火摧残后的庙宇和焚烧过的旭川平原。那个身穿美国陆军夹克的23岁小伙子是批评家唐纳德·里奇。那个48岁、身穿和服、头戴浅顶软呢便帽的日本人是小说家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完全不会说英语；里奇对日语也是一窍不通，而他们的翻译则因感冒躺倒在床。于是，这两位便谈论起作家来。里奇先说：“安德烈·纪德。”川端康成想了想，然后回答：“托马斯·曼。”两个人相视而笑。整个那天下午，他们便这样笑着，交换着福楼拜、埃德加·爱伦·坡、斯蒂芬·茨威格，还有科莱特、普鲁斯特。

这真是个动人的故事，对吧？两个男人在战后站在一座塔上，挥舞着作家们的名字，仿佛它们就是信号旗或者旗语……我私下把这个故事也用到自己身上。对我来说，我的整个人生似乎一直都站在某座塔、某个机枪掩体或某张蹦蹦床上，挥舞着作家们的名字，仿佛我们都需要救援。当然，我得救援的第一个人是我自己。还是回到1947年吧，当时的我并不在日本，而是在加利福尼亚。后来的十年，我先是那种因父母都要上班而在脖子上挂钥匙的男孩，往返于家与语法学校之间，然后则是上初中、高中，在美国历史上乔·麦卡锡时代可鄙的政治环境中，在海边长大成人。在这片海滩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

我的伤疤，或至少说是痤疮在黑暗中淡淡地发出红光。我无法晒日光浴、痛恨小汽车、拒绝冲浪，排球课不及格，不会捕银汉鱼，甚至没资格参加成人礼。和别的地方孤独的孩子一样，我进入了书本的世界，仿佛进入了某个密谋的小团体——当然，我渴望获得的是陪伴，还有故事、罗曼史，以及如何变得体面、勇敢和性感的忠告。当然，我还希望超凡入圣，渴望那让神经突触震颤的电流；还想划开神秘世界的一角，震惊于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类，目睹闻所未闻之事，发现那些被遗忘、无视或者被轻蔑的遗迹；想看到黑暗中那些神魔鬼怪，比如鬼魂、幽灵和诸神发出的微微光亮。这是个老套的故事，我不会骗你的：我因为得不到和姑娘约会的机会，于是变成了一个读书人。不过，我们进入了隐喻意义上的鹦鹉螺内部，突然间，听见了一种不同的乐音。正如让-保罗·萨特在孩提时代第一次走进祖父的图书室时观察到的那样：“我趋近前去观察那些打开了一条缝隙，仿佛牡蛎似的箱子，想看清它们的内部器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书页灰白，散发出淡淡的霉味，显得有一点肿胀，上面还有一行一行黑色的东西，喝饱了墨水、散发出蘑菇的气味。”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描摹今天的我们的模样：蜷缩在自己的软件游戏机面前，在喧闹的屋子里睡懒觉，赖在从战争到色情无所不包的电视频道前不挪窝，沉迷在广告商/音乐—录像的消费网络中失去了活力，在啤酒广告的诱惑下在家中购买友情，阅读“重金属”漫画书，在CD播放机上欣赏一组曲目自选的索尼克·尤思、帕西·夏洛尔和汤姆·佩蒂的《打扰我》，或者通过网络传输与躲在我们的机器中的所有其他鬼怪联系，渴望在那里找到某种被数码化

了的仙那度^①：“露西身在天堂，钻石在闪光。”^②

不过，根据我本人童年时代的生活，我却可以对你们说：我们首先必须拥有语言，然后才得以拥有自身。只有在文学当中，我们才能找到庇护所，以及约翰·契佛所说的“单纯与有效”，还有勇气、美德、善意、美丽，还有“对爱的执着探寻，一种存在状态……恰如某个阶梯的开端”。我们还能发现它们的差异之处。我的质朴的美国风格来自马克·吐温与厄内斯特·海明威，我的梦幻特质汲取自希腊神话与詹姆斯国王版《圣经》，我的追求社会正义的政治观来自约翰·多斯·帕索斯与拉尔夫·艾里森，我对伪善的敏感来自于J·D·塞林格，而我的自命不凡则汲取自詹姆斯·乔伊斯。起初，我渴望的是变身为哈克贝利·芬和霍尔顿·考菲尔德，更别提想成为普罗米修斯了。后来，我更愿意写出《太阳照样升起》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样的作品——就像上帝在修剪他的指甲那般轻而易举。现实生活变得不再那么激动人心。在迅速的起步之后，我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未能出版一部小说。公众有办法让你知道，你得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发掘与赞美别人身上的出众之处，而不是自己的那一点儿精致的感觉。那些日子里，我每天花半天时间撰写电视评论，用另半天时间撰写书评，我用阅读来代替睡觉。这可真够单纯的；我所进行的破坏可要小于一位律师。在这一发现的进程当中，我甚至真的可能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有时，《纽约时报》上刊登的

① 仙那度，源出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中一处地名，指忽必烈在热河上都的离宫，后成为世外仙境的代称。

② 这句话源自“甲壳虫”乐队的一首名曲歌名，歌中描绘了一种嬉皮士式的癫狂快乐。

非小说类最佳畅销书目似乎完全由那些战犯、自学成才的心灵导师、贪婪的家伙所写的书构成，要不就是以他们为主题，所有这类书全是那些相同的标题：《我是怎么减肥的》、《发现上帝》、《被激光制导炸弹轰炸的阿拉伯人》以及《在百慕大三角区改变我的性取向》。不过，总还是有某位伊娃·霍夫曼和苏珊·法鲁迪，还有许多许多小说，所有这一切以文字的形式在再造这个世界。

当我们年轻、尚未成熟并拥有好奇心时，我们应该在书本中寻找并找到我们自身，寻找并找到我们渴望成为与不愿成为的一切，以及可能做过与不应该做的一切——这种说法，真的有那么令人吃惊吗？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当我们一天天老去时，会停下寻找的脚步。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年会在哈瓦那度过半年时光，住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他安排好的住宅里。作为交换，患有失眠症的费德尔会夜晚坐在由专职司机驾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逡巡的豪华轿车里，依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提供给他的书来催眠。某天晚上，加西亚给费德尔的是一册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①。第二天吃早餐时，费德尔把这本书“砰”的一声摔到地下：“狗娘养的！”他吼道。“我压根儿睡不着！”当然，我们这里的政客，还有那里的那些独裁者们也根本不该睡觉。他们应该望进书里去，仿佛它们是一面面镜子。他们不仅会看见德拉库拉，还会看见哈姆雷特、卡莉^②、亚哈^③、弗兰肯斯坦^④、罗宾

① 德拉库拉为19世纪英国作家布拉姆·斯托克所著小说《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之王。

② 印度教女神。形象可怖，既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

③ 基督教《圣经》中邪恶的以色列王，娶了荡妇耶洗别为妻。

④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同名主人公，挑战上帝的权威，创造了怪物。最终自己被它毁灭。

汉、匹诺曹、俄狄浦斯和彼得潘。

无论如何，长鸣的警钟结束了 50 年代的慵懒，对许多人来说，它听上去就像猫王的歌。对我而言，它是爱伦·金斯堡和他的“嚎叫”——献给美丽的失败者的挽歌，汤姆·穆内心中另类美国的秘史，萨科与万泽蒂^①，那些斯科茨伯勒男孩，还有金斯堡那位疯疯癫癫、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裔母亲。她劝他说：“爱伦，结婚吧，不要吸毒。”我一得到前往麻省的剑桥镇的机会，马上就离开了海边，在镇上，我写下了关于凯鲁亚克和摇滚乐的学业论文。我还评论了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一个俄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如此深入，尤其是对我们的汽车旅馆，这真令人称奇。但是，哈佛对我并不相宜，我在应该读亨利·詹姆斯的时候读的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几十年后，无论是香港的半岛酒店，还是曼谷的亚洲旅社对我都不相宜一样。你可以把孩子逐出课堂，却无法把课堂从这个孩子的心中驱逐出去。我退了学：前往格林尼治村^②。身穿一件在剩余军用物资里淘来的陆军军装，口袋里塞满了波德莱尔的作品，我是“垮掉派”们的宠儿。和金斯堡一样，我想搞明白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在超市里光凭自己的漂亮外表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呢？”我并不是说除了书本之外，就没有其他许多事物在进行着。除了啤酒、电视、摇滚乐之外，还有禁止核武器运动、鲍勃·迪伦^③

① 萨科与万泽蒂均为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因被指控杀人抢劫遭逮捕定罪，后被电刑处死。此案曾引起世界各地的抗议示威，被认为判决系出于政治偏见。

② 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为作家、艺术家等的聚居地，以豪放不羁的波希米亚气氛而著称。

③ 鲍勃·迪伦，美国歌手和歌词作家。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城市民间音乐复苏运动和政治抗议歌曲的领导人物，主要唱片包括《重访 61 号公路》、《路上的血迹》等。

和琼·贝兹^①。但是，大众文化正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和彼此之间形成认同的核心；它让我们变得单纯；找到自己的归属。这就像是跑到自动售货机跟前去买一种情绪似的。狂喜很是廉价，结局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过了一阵子，一次次的重复于是成为令人不爽的事情。就在此时，书籍成为我们孤居独处，使自己变得复杂起来的东西。在这种孤寂之中，我们开始感受到结构、肌理和角度。栩栩如生的语言会让读者飘飘欲仙。伟大的艺术改变了我们。当我们重新亲近它的时候，它充满了更多的惊奇。我们在一天天老去；而艺术生命常青。

在那个年代的末期，所有波希米亚风的男孩子都想成为诺曼·梅勒。回想当年，即便是梅勒本人也想成为梅勒。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可就不确定了。不过在写下许多未能发表的手稿之后，我离开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格林尼治村，奔向了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加州的伯克利。在伯克利的 KPFA 太平广播电台，我发觉只要答应撰写书评，就能从纽约的出版商那里免费获得书籍。于是，我在第三遍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间隙，也计划好要评论那些诸如《V》、《赫索格》、《镜子厅》、《放弃》、《猫之摇篮》、《兔子跑了》、《飞越杜鹃之巢》、《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二度起火》之类的新书。我还谈论那些国外新出的小说，诸如《铁皮鼓》、《金色笔记》和《名士风流》。我一边看弗兰纳里·奥康纳和玛丽·麦卡锡，一边又在读朱利奥·柯塔查和钦瓦·阿切比。这些可爱的书并非关于分子生物学或高能

① 琼·贝兹，美国民歌歌唱家和政治活动家，反对越战，积极参加对政府持异议的运动。

物理的；你只需要信赖自己发肤下的激动与震颤，它们仿佛一种声呐，它们深沉的谐音占据了你的全身。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让我遗憾的是自己未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君特·格拉斯或多丽丝·莱辛。我完全清楚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与其说是共生的，不如说更是一种寄生的关系。“昆虫叮咬，”尼采这样告诉我们，“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也想生存。批评家也是如此：他们渴望的是我们的血液，而不是我们的痛苦。”

但是，当你热爱这些书时，它们也会回报你的爱。你对别人的英雄主义想象感同身受；你穿越那扇阴暗之门，进入了一个以前从未有幸见过的光彩夺目的感觉世界；你看到了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女巫、飞鱼，教堂内被毁的光秃秃的高坛、炽热的心脏、燃烧的烤架、如虹霓般放射光芒的云朵、如水晶般澄澈的纹脉、网络空间中歌唱的天体，还有思想本身——你变得更有趣味，世界也是如此。你们中不会有人再愿意变得那么单调了。正是有了多斯·帕索斯、詹姆斯·鲍德温以及多丽丝·莱辛，我才会60年代中期把时间花在了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之上。如果我没有阅读莱辛的著作，我只会成为另一个梅勒——肯定没有本事把我们的女儿们像风筝一样送至天空，让她们去发现自己的闪电。

在《纽约时报》上评论托妮·莫里森、马克辛·洪·金斯顿、玛丽·戈顿、辛西娅·奥芝克^①以及琼·蒂蒂安的第一批作品成为我莫大的快乐与骄傲。她们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他者——这就好像她们用自身的性别磨擦种族、阶级与文化，结果擦出了熊熊大火；对我来说则好像是这些作品激起了我思想的极大震荡。几

① 辛西娅·奥芝克(1928—)，当代杰出的美国犹太女作家。

年前在奥克兰，还有今年圣诞节期间在哈得孙河上游，金斯顿和莫里森家的房屋都被烧塌了，我的朋友因而建议说戈顿、奥芝克、蒂蒂安，以及其他所有受到我欣赏的女作家都应该买更多的保险。不过，我私下里同样喜爱的还有乔吉·孔拉德、米兰·昆德拉、克里斯塔·沃尔夫^①以及斯坦尼斯洛·勒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种远比基辛格博士的地缘政治学更令人信服的、可以分析而不是梦想的政治观，只要看看1989年东欧各国发生的事就会明白了。我同样热爱那些拉美人。想一想在别人告诉你该如何感觉之前，坐下来阅读《百年孤独》所能获得的那种荣耀的震惊感吧。假如你热爱的是城市，就像我一直以来的那样，你则可以去探索博尔赫斯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瓦加斯·洛萨笔下的利马、卡布雷拉-因芬特笔下的哈瓦那、富恩特斯笔下的墨西哥城。当然，还可以加上伊塔洛·卡尔维诺、普里莫·莱维、安部公房^②、索尔仁尼琴、V·S·奈保尔和沃尔·索因卡。想象一下吧：居然有人付钱给我，让我自言自语地思考《午夜之子》，或者《笑忘录》，再或者是《女勇士》和《所罗门之歌》。

在此，顺便提一下金斯顿在她家房子被烧毁后，曾如此同一位记者谈起她所有的手稿：“你知不知道当纸烧起来的时候，”她说，“是非常漂亮的？看着一本被烧坏的书感觉真是很奇妙啊。它看上去就像是羽毛一般，薄薄的书页，形状还像书那样，你轻轻一碰，它就完全解体了。这会让你意识到构成它的就是空气。它就是灵感、是空气，只不过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而已。”这

① 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2011)，德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

② 安部公房(1924—1993)，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就是你的魔幻现实主义！

对我而言，赞美托妮·莫里森和马克辛·洪·金斯顿从来都不意味着颠覆美国文学经典——那份为美国面包养大的孩子们开出的短短书目。我也从未想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萨尔曼·拉什迪^①、阿卜杜拉尔曼·穆涅夫和沃尔·索因卡代表了某种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奴隶制的不祥威胁。我们必须在一起生活，最终将孤独地死去，在此期间我们需要所有我们能寻得的才智巧思。我喜欢经典。我只是希望经典的容量能更大。在经历了发生在斯坦福的那场有关伟大著作的伟大讨论之后，他们在名录中增加了一名妇女和一名外国人。这看起来真是小气。屈尊俯就地去阅读他们的著作，并不意味着我们给了这些作家多少恩惠；相反，是他们在那里使得我们头晕目眩地进入了认知的世界，从而给我们施加了恩惠。毕竟，小说这一文类是由紫式部夫人创造于一千年前的日本的。20 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歌——艾略特的《荒原》结尾部分，援引的也是一句至少拥有一千年历史的梵语，物理学家 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折断光就像折断一支铅笔那样的时刻，同样在原子弹试爆的荒漠上引用了梵语。我们每年夏天都会离开城市，去希腊寻求光明、去德国寻找香肠、去俄罗斯寻找灵魂、去法国寻找调味酱、去西班牙看公牛，还要寻找禅宗的笑话、黑暗中的心灵，以及羔羊的鲜血。我们会走出家门，在一个大都会中和海地的出租车司机、韩国的蔬菜贩子、印度的报摊、希腊的咖啡屋、阿拉伯的迷幻品商店、塞内加尔的游街货郎发生接触，渴望

① 萨尔曼·拉什迪，英籍印裔小说家，因写下《撒旦诗篇》而被伊朗以侮辱穆斯林的罪名宣判死刑。

吃到寿司、梅克斯、炸豆泥三明治、比萨、烤肉串、碎肉茄子蛋、波兰火腿、耶路撒冷洋蓟、中国外卖、墨西哥辣沙司和印度酸辣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渴望获得意义呢？我们在全球村的露天大市场中劲头十足地发掘每一样好吃的东西，却独独忘了书籍，这真是令人吃惊。同样使人惊讶的是，好像全体美国人都狂热地爱上了我们一度大量杀戮的敌人，在经过巧取豪夺土地、拍卖奴隶、加特林机枪与私刑处死罪犯、原子弹以及凝固汽油弹之后，爱上了自己一度弃之如敝屣的那种文化，爱上了那些串珠、蓝调以及槟榔果；甚至还制作了关于他们的影片。我们只是不愿去阅读他们：仿佛他们的书籍会对杰弗逊式的民主和国会山上的清教之城造成某种类似于珍珠港偷袭的效果似的。

但是，语言是同理性评判、抽象观念还有神奇的超验精神紧密相连的。它颠覆了虔诚、虚饰、套话和宣传。卡夫卡认为，一本书“对我们而言必须是砸向冰海的斧子”。拉丁美洲历史学家兼格鲁乔马克思主义者艾德瓦尔多·戛利诺某天在蒙得维的亚的贫民窟中则做了这样的报道。他当时正在一个小男孩的手上画一只猪。“突然，”戛利诺说，“消息传了出去。我身边围满了急切渴望我在他们因泥土与寒冷而开裂的小手上，在他们被烧坏了的皮肤上也画上动物图案的小男孩：其中一个想要一只兀鹰，另一个想要一条蛇，其他人则想要小鹦鹉和猫头鹰，还有的孩子希望画上一个鬼怪或是一条龙。后来，在一片吵吵嚷嚷中，一个还不到一米高的小流浪儿给我看了用黑色墨水画在他手腕上的一只表。

‘我的一个住在利马的叔叔寄来给我的，’他说。‘它时间准吗？’我问他。‘有一点点慢，’他承认。”

我们也同样如此：有一点点慢。一种跨国界的多元文化已经

诞生了。这种多元文化既非由蓝色牛仔裤、枪战片、摇滚乐所构成，也非由银行借贷、军火销售和微型芯片所构成，同样并非由肯德基、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投机生意中那些绿色的小数点儿所构成。它体现为在图书馆中并通过翻译呈现出来的区分、联系与交换，最高的希望，最深沉的和弦，以及用符码表达的意义。它即是安部公房用日语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妮·莫里森和萨尔曼·拉什迪用英语阅读安部公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西班牙文阅读福克纳与福楼拜，更别说博尔赫斯翻译卡夫卡了。它还是菲利普·罗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发掘吉里·魏尔。是马克辛·洪·金斯顿重写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把阿比·霍夫曼当作美猴王。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组织起 40 位阿拉伯知识分子来捍卫拉什迪的小说和他生命的权利，这件事教给我们知道何谓勇气，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从约翰·勒卡雷们和 V·S·奈保尔们在这一话题上懦夫般的沉默中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这就是我的谋生手段。我评论这种多元文化。随后我们便离开家乡，来到巴黎、布拉格，或者约翰内斯堡；前往莫斯科、上海或伊斯坦布尔；还有耶路撒冷和曼谷——让自己亲眼看一看这些了不起的男男女女们一直描绘的东西。仿佛通过幻灯一般，我们在这些书中不仅看到了为自己所爱的，而且也看到了那些回馈了我们的爱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在 1989 年之前读过瓦茨拉夫·哈维尔^①的书，东欧那些“非营利警察国家”（我朋友给取的名字）的崩溃很可能不至于如此令人震惊。一位叫戴夫·格罗

①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2011)，捷克的剧作家、政治家。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89—1992)，也是捷克独立(1993 年 1 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后第一任总统(1993—2003)。